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五十七回 司文郎學譜琴上字 乘槎客歸賦畫中游

話說寶玉違侍庭幃，時時懸念。那回給王夫人托夢回來，心中倍增眷戀，想趁著王夫人七旬大慶，親自回去稱祝，這話早已和寶釵提過。此時算著王夫人壽辰將屆，又想到黛玉成婚之後尚未謁見舅姑，再三央及黛玉到了那天一同回去。黛玉素明大體，自無不允。又幫著寶玉想想法子，編成戲法歌舞。戲法中所進蟠桃，就是王母園中帶回的桃核，種在會真園土山上，已成了大樹，結了許多桃實。那仙酒也是自己釀成的百花液。寶玉本來會唱，從前在馮紫英宴席上自己彈唱過的。黛玉深諳工尺，又天姿聰敏，也一學就會。倒是晴雯、麝月只會小曲，不懂昆調，紫鵲金釧兒連小曲也沒唱過，很費一番排演。此番回家上壽，居然見著王夫人，只苦於不能實說。演到那幾段曲子，宛然應弦赴節、唱隨和協，卻被探春、湘雲、寶釵諸人闕破機關，時時瞧著他們發笑。寶玉還鎮定得住，黛玉從未當場露面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勉強唱完了，將場面交過，一同隱形走出。

剛出了院子，寶玉忽向黛玉道：「我還有點小事呢。好妹妹，你先家去罷。」黛玉忙問何事，寶玉微笑道：「回來就知道了，反正瞞不了你。」說著，便同晴雯芳官往大觀園去。走進怡紅院，遇見柳五兒正在院內澆花，一見寶玉，不覺愣了一愣，問道：「二爺怎麼回來的？」寶玉並不回答，只問道：「春燕呢？」柳五兒指著廊子上晾手巾的，說道：「那不是麼？」春燕聽見五兒和人說話，回頭看是寶玉，也趕向前來叫聲「二爺」，正要說什麼，寶玉忙道：「說話的日子多著呢。你們倆要跟我去，這就走罷，碰見人就麻煩了。」春燕道：「我聽寶二奶奶說，這鸚哥是林奶奶的，咱們給他捎了去，算個見面禮罷。」芳官跑到抱廈，將鸚哥架子摘下提在手裡，一面催他們快走。五兒道：「我們去拿點衣服就來。」晴雯道：「不用拿了，那裡都有。」於是芳官提著鸚哥，晴雯一手拉著春燕、一手拉著五兒，隨同寶玉出了榮國府，幸喜門上那些小廝們都沒瞧見。

出了城，便走得快了，漸漸人煙稀少。只見一片荒山野地，中間走過一道溪流，春燕五兒跟著晴雯芳官踏水而過，陡覺身陷水中，扎掙不出。正在著急，寶玉拉了他們一把，情況間已在平地。又走了一會，便至太虛幻境。春燕見又是牌坊，又是宮門，笑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有這們大廟？」芳官笑道：「虧你還開過眼呢，見了牌坊就是廟！告訴你罷，這就算到了。」晴雯指前面另一座宮門道：「那就是赤霞宮。」五二道：「二爺在這裡是什麼分兒？住的都是宮殿。」芳官笑道：「你問那些做什麼？」一路走著，已至「工」字院。寶玉問侍女們，知黛玉已回留春院去，便領著他們入園來見黛玉。

黛玉笑道：「你又弄這玄虛！也不知會寶姐姐一聲，只怕要帶累他做癩子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管他呢。他若急了，會來找咱們的。」芳官提著鸚哥給黛玉看，說道：「這是春燕想著給奶奶帶來的。」那鸚哥見了黛玉，便叫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！姑娘回來了！」一會子又念起《葬花詩》來。黛玉調弄一番，吩咐掛在抱廈上，又道：「怪可憐的！紫鵲好生喂他，記著給他洗洗澡。」晴雯道：「春燕五兒來了，請奶奶的示，派他們在哪一處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蘅香苑那裡人少，把他們交給麝月罷。」晴雯答應下來。見春燕五兒衣裳都濕了，先帶至西屋，將自己舊衣取出給他們換。五兒穿了剛好合身，春燕卻嫌尺寸較大，另將紫鵲舊衣借給他，方才合適。

從此，春燕五兒便在蘅香苑和麝月四兒同住。春燕跟他媽本來不大對勁，到此並不想家，柳五兒倒時常想念母親，悄悄彈淚。麝月安慰他道：「你若想家，這裡時常有人去，只管跟他們回去瞧瞧。就是你媽想你，也能夠到這裡來的。」五兒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」麝月道：「誰還騙你！」五兒聽了，方才將心放下。

這一天晚上，黛玉在賈母處久坐未回，寶玉無聊，便同晴雯來蘅香苑，剛好芳官藕官也在這裡，大家說笑玩耍。麝月笑向柳五兒道：「我聽紫鵲說，那年二爺要做和尚，不大理你，把你急的不得了，和紫鵲說了許多心腹話。這麼大的丫頭，也不害臊！」五兒道：「這有什麼害臊的？反正我是一條心，決沒有三心兩意！不像那春燕，背地裡和他說，盼望著二爺把他們都放了去，到真個攆了，又苦苦的想著回來，到底是怎麼個意思呢？」春燕道：「那是順著我媽的心眼說的，好哄他老人家喜歡，那裡做得准！」芳官笑道：「你到底打錯主意啦！那慶兒跟著珍大爺也保了官兒，你若嫁了他，不就是一位官太太麼？比這麼著強多了。」春燕又羞又急，說道：「你才嫁給什麼鍾兒馨兒呢。」一面搶上去將芳官扭住，按在炕上盡著胳肢。芳官素來最怕癢，笑得急了，罵道：「浪蹄子，你再這麼鬧，我把你媽叫來狠狠的打你！」寶玉偏護芳官，又趕上來胳肢春燕。正鬧著，紫鵲慌忙跑來，道：「寶二奶奶來了，還帶著兩個婆子，此刻都在留春院，姑娘請二爺快去呢。」寶玉瞅著春燕五兒道：「一定是你們倆的媽來了，你們也跟我來罷。」芳官道：「我也瞧瞧我乾媽去。人說『打是疼罵是愛』，我還忘不了他疼我的好處。」三個人便同紫鵲往留春院。紫鵲領春燕五兒往西屋去見他媽，芳官也同著過去，寶玉自往黛玉房中。

一見寶釵，忙道：「姐姐受累了，這時候趕了來。」寶釵不禁粉面含嗔道：「我願意麼？這是誰抬舉我的？我且問你，這兩個都是我替你要回來的，有什麼偷著、掖著瞞人的事？你要帶他們來，也告訴我一聲，好有個應付，誰還不叫你帶來麼？如今被這婆子訛住了，哭吵著不依，把我攪得一點主意出沒有。若不是三丫頭仗著五營壓服他們，還許鬧人命官司呢，可不成了笑話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芳官直央及我，要把他們帶了來，還說姐姐當面應許他的。我一時想不到，沒有和姐姐接頭，以至叫姐姐著急受累，都是我的罪過，我給你賠個不是罷。」說著，對寶釵深深一揖，寶釵道：「那算得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個不算，等一會兒，我來一個『肉袒牽羊』好不好？」寶釵還是繃著臉，說道：「你這些話只好哄妹妹，我不聽那一套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難道必得叫我下跪不成？」說著，便走到寶釵身旁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姐姐真要我下跪麼？也叫人看著笑話。」寶釵一笑，方算把怒氣平了。黛玉瞅著寶玉笑道：「我今兒知道了你，敢則專門欺軟怕硬！往後瞧著罷。」寶玉向他做了一個鬼臉。

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看那春燕五兒跟他媽如何說法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倆到了這裡，天天和芳官四兒一把子，嘻嘻哈哈、玩笑瘋鬧，有多們樂，難道還想家去？柳嫂子也是明白人，春燕他媽雖糊塗，攔不住春燕三兩句話也就打發回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依你這麼說就沒有事啦？」黛玉道：「可有一層，春燕的媽又老又窮，你答應給他一口閒飯吃、養他到老，就沒有別的想頭了。三丫頭善於用威，咱們恩威並用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老婆子也可憐，這麼許他也是應該的，究竟人家一個女兒在這裡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姐姐，你見了老太太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還沒顧得上呢。妹妹，咱們同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為這樣瑣碎事來的，別嚇了老太太。今兒晚上把事辦妥了，明兒再上去不晚。」一時紫鵲過來，說是兩個老婆子聽了他女兒的話，都沒有什麼話說，大概不至再生枝節。寶釵道：「我今兒不回去了。柳嫂子有小廚房的事，不能耽擱，你們掂對著打發一兩個人，送他們倆先回去。誰合適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叫晴雯芳官送去罷。他們走的時候上來一趟，還有話吩咐。」紫鵲答應了，自去傳話。

這裡寶玉仍和釵黛二人閒談，寶釵要看黛玉填的琴譜，黛玉拿出來，就燈下與寶釵同看；又拿指頭仿彈琴的方式，慢慢抹挑勾剔。寶玉看那上頭有許多不認識的字，一一指著問黛玉，黛玉笑道：「你跟渺渺真人學過琴，又是天府司文院的人，怎麼有不認識的字？說起來豈不叫人家笑話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本是個笨牛，雖不勤學，倒還好問，好妹妹教給我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拜我做老師，我教給你：這『勻』字是勾、『易』字是剔、『末』字是抹、『侖』字是掄、『之』字是泛起，全是指法的暗記，照此類推，就都懂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姐姐那年替我改詩，我早就拜你做老師，不過那是『一字師』，如今改做『五字師』罷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人家說的『若要會，得跟師父一頭睡』，我替你續上兩句：『睡了還不會，再加雙腿跪』，若不是剛才下那一跪，師父那肯教你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彈琴雅事，何來此鄙俗之言？」

寶玉看那譜中正文，是黛玉新填的「同心蘭操」。那琴操是：

攀芳叢之旖旎兮，佩以同心；倚光風而獨佇兮，若溯離襟。

夙盟靡渝兮，山遠湘深，懷彼美人兮，匪今斯今！

香披披兮冰軫橫，夢迢迢兮窗月明。微子華予兮孰賦幽馨？寸腸如回兮惻舊情！

寶玉看到此，笑道：「他那天晚上，睡到牀上還哼唧唧的，又像念詞，又像唱曲，敢則就念得是這個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上回見了姐姐的新曲就想和的，一直沒有工夫。前兒在家裡見著姐姐，才又想起來，勉強湊成了，到底不大熨貼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兩段就好，一往深情都寫出來了。」正說著，晴雯、紫鵲、芳官帶了春燕柳五兒母女上來，給二爺二奶奶叩謝。寶玉每人安慰了幾句，寶釵又答應替他們養老。柳嫂子到底大方，說道：「二爺不嫌五丫頭粗糙，二位奶奶又都疼他，這就是他的造化。我一向伺候太太奶奶的，就不為五丫頭這件事，奶奶還能看著我臨老挨餓麼？我只感激奶奶們的恩典就是了。」春燕的媽卻千恩萬謝的絮叨不斷，晴雯芳官拉著他們一同去了。

這裡寶玉和寶釵接續著看那琴操，是：

維江有籬兮維澤有蓀，芳鬱為性兮靜言相敦，風露下兮氤氳，葳蕤在抱兮若予懷之靡諼。

霓裳冉冉兮秋鏡寒，遲暮相憐兮永素歡。都房繾綣兮一唱再彈，彈復彈兮惹袖汎瀾！

寶玉道：「怎麼末段又發此傷感？」寶釵道：「言為心聲，這也是不期而然的。妹妹，你近來的琴學比我又深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裡說得到『琴學』，不過我閒著沒事時常弄著玩，姐姐事情忙就生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琴是你常彈的，還不算希罕，崑曲可從來沒聽你唱過。那天替太太上壽，唱得那麼合拍，我真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黛玉道：「誰會呢，都是他鬧的，擠到了那裡，不由得不唱。你們也太刁，明知我不會，偏在背地裡指指點點的笑我，三丫頭更壞，那兩隻眼睛直瞧著。我被他窘住了，幾乎唱不出來，到底還是走了一板。」寶釵道：「何曾是笑你唱得不好呢？你想，自己人到了一塊兒，偏要裝做不認識的腔調，你把臉還繃得頂素，越看越忍不住要笑了。」

一時寶玉又道：「姐姐，你來得很巧，我明兒請老太太在瓔珞岩賞藤花。那地方是新佈置的，姐姐還沒有到過。等老太太歇著，咱們也做詩玩。我新躉來的『江風體』很好玩的，不可不試做一回。」寶釵問：「怎麼叫做『江風體』？」寶玉道：「從前兩個名士在江船上阻風，悶極無聊想出來的玩意，明兒你就知道了。」又閒談了一會，方收拾就寢。次日，和釵黛二人同至賈母處。賈母問寶釵道：「寶丫頭，你這回來玩還是有事？」寶釵只說春燕柳五兒的媽都想他女兒，帶他們來瞧瞧的，賈母也信了。又道：「那五兒不是柳嫂子的丫頭麼？往常逛園子，柳嫂子做幾樣新鮮菜都還可口，咱們這裡還這一個小廚房呢。」黛玉道：「若老太太喜歡吃他做的菜，將來把柳嫂子叫了來也不費事。」賈母又問寶釵道：「你太太見寶玉家去，喜歡不喜歡？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起先很喜歡，後來因為沒得好生說話，又想著掉眼淚。」賈母道：「分明是歡喜的事，要往驚扭裡去想，不是自己找苦吃麼？寶玉若不去，又怎麼樣呢？」寶玉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等一會往瓔珞岩去，想著多加衣服，那裡太涼。」賈母道：「寶丫頭剛好來了，一塊兒去玩玩。這瓔珞岩你不但沒到過，只怕還沒聽見過呢。」鴛鴦在旁笑道：「他昨兒晚上來的，那位小爺還不趕著告訴他麼？」寶釵見鳳姐不在這裡，便拉著黛玉去看他。

正值鳳姐、尤二姐同往上方，在迴廊上迎頭遇見，說了幾句話，無非問問巧姐近況，平兒有信沒有，隨後釵黛同回園去。寶釵又去看了迎春，和迎春同去尋香菱，談了好一會。香菱聞知寶釵扶正之事，說道：「早該這麼辦的。只要他肯好好服侍太太、看待哥兒，也就算了。若再娶一個，也未見得比他強呢。」談至晌午，方同赴瓔珞岩，從瑤林仙館繞著山坡過去，並沒有多遠。

岩下是五間大敞廳，擺列斑竹幾榻，寶玉黛玉正看著一幫侍婢玩耍。芳官掐了一嘟嚕帶著水珠的藤花要給柳五兒戴上，五兒忙攔住道：「這花兒還沒乾呢，別滴答我一身水。」藕官在山石下，拿兩隻手捧著接那瀑布，把袖子都濕透了。四兒春燕就著那瀑布洗手絹，麝月道：「你們也貪玩了，把衣裳濕透了，這裡可沒得換！」黛玉笑對寶玉道：「這都是你縱得他們。」一語未了，見寶釵同迎春香菱來了，忙站起招呼。寶釵是初次來此，細看那瓔珞岩，做得真巧。原來那地方正在四面玲瓏石壁之中，石壁上全盤著老藤，開滿了紫藤花，一串一串的垂下來，都像七寶瓔珞似的。寶玉又從山上引來水法，由四圍石壁曲折奔瀉而下，大的像瀑布，小的像簾溜，又細又密的像垂下的珠簾，淙淙有聲，終日不歇。那泉水流到藤花上，滴裡嘟嚕的像珍珠鑲成的假花，又像花上綴的水晶球，聚起來也是一種瓔珞。寶釵面面看到，只覺玉肌起粟，石氣生寒，說道：「這裡怎麼這們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給姐姐帶著衣服呢。」忙命紫鵲取來錦袱，檢出一件銀紅繡錦袂衣給寶釵加上。又問迎春香菱要不要添衣裳，迎春道：「我們上回上過當的，今兒早就穿足了。」香菱道：「這裡最好是盛暑的時候，可是到那時候藤花又沒有這麼盛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古來詠藤花的盡有，這樣珠藤不但沒人詠過，也沒人說過，虧他怎麼想出來的。」香菱道：「我上回來這裡，要想做首詩形容他，竟做不出，姑娘回來做一首給我學學。」寶釵道：「他要用新體聯句呢，等一會大家做罷。」

正說著，鳳姐、尤二姐、鴛鴦、珊瑚都跟著賈母的藤轎子來了，大家忙迎出去。黛玉道：「老太太添了衣裳沒有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我替老太太把紗棉襖都穿上了，寧可多穿點！我那回來，一大意就受了涼，至今不大得勁呢。」賈母下了轎，鴛鴦珊瑚攙著進來，紫鵲忙把金泥藍錦坐褥鋪在正面斑竹榻上。

賈母坐下，四下裡都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咱們還短人呢，怎麼把三姨兒漏下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早已請過了，連妙玉也請上，另給他備的素齋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吃素的、吃果子的都擺在一起罷，散坐了沒有意思。」大家陪著賈母說了一回閒話，妙玉尤三姐先後來了。妙玉見過賈母，便拉著寶釵道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雲姑娘怎麼沒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是有事來的，沒工夫約他。剛來了，也沒得去尋你呢。」妙玉笑道：「咱們還講究這些虛套麼？我前兒在林姑娘那裡，見你新譜的琴曲真好，只見情文徘徊，並沒有憂思沉澀之音，這才是琴的正格。」寶釵道：「林妹妹和了我一曲，比我那個還強，你沒瞧見罷？」黛玉道：「我還沒定稿呢，那裡見得人？你別替我胡混。」一時飯擺齊了，寶玉便請賈母和眾人入座。仍是賈母上坐，眾人依次坐了，只鴛鴦和晴鵲麝月等另坐了一席。席間上了大菜，鳳姐揀那賈母可吃的布在前面，又撕那燒雞的腿。賈母吃著笑道：「咱們見天想法子玩，玩的法子還有，倒是吃食，想不出什麼新鮮的。昨兒寶玉請我點菜，若不是鳳丫頭幫忙，可真窘住了。」迎春道：「今兒的菜倒換個口味，我正納悶，林妹妹那有這本事？這就對了。」寶玉另斟了一杯熱酒，擎至賈母座旁，說道：「這裡涼，老太太喝一盞，也好擋擋寒氣。」賈母接過飲了。坐至大半席，又吃了點心，微有倦意，便要先回去歇息。又向寶釵諸人道：「你們再玩一會，也好散了，受了涼又是麻煩。」寶釵等答應著，鳳姐鴛鴦攙扶賈母上了藤轎，簇擁著去了。

這裡大家說話的說話、看花的看花，還有找補些吃食的。

寶玉笑道：「我要行那江風令了，那個令是兩個人對韻拳，贏的限一句中押末的字，輸的做一句詩。你們不會做的，或是不願意做的，都不用勉強。」眾人都道有趣，只迎春和尤氏姐妹不做，自去和晴雯紫鵲一幫人閒談。妙玉道：「做詩也得限個題，不然從那裡著筆？」寶玉道：「咱們就依七律體，詠瓔珞岩珠藤罷。」春燕將帶來的文房四寶安排了，寶玉做起令官。大家推妙玉和令官先豁，豁了兩拳，妙玉輸了。應由寶玉限字，寶玉道：「妙公天才，得限一個稍難的字，方見工力。」

我限個『娟』字何如？」妙玉想了一回，念道：「華藤天上擁嬋娟」，黛玉道：「果然是天才！這句不但句子好，還涵蓋無數的意思。底下該誰豁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是勝家，你們誰不怕輸，只管來打。」香菱向寶釵道：「姑娘替我打拳，輸了我做詩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又不是沒有手，何必找人代拳呢？」香菱只說不會。寶釵代豁了幾拳，又輸了，寶玉限個「筵」字，香菱想了許久，寶釵催他兩遍，方說道：「是有有了一句，只不大好。」眾人迫他念出來，是「四面流蘇護綺筵。」寶釵道：

「這也沒什麼不好，就是沒透出藤花來。」香菱尚要再改，黛玉道：「放著罷，別耽誤人家。」一面催寶釵自己和寶玉對豁。又是寶釵輸了，笑道：「這勝家太便宜了，一句詩也不用做，單限制別人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誰叫你們都輸了呢？我限你『雨』字，還有些生發。」寶釵接著就念道：「珠箔流香疑雨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「這句真刻畫得好，到底跟個寬字就容易多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鬢兒少說閒話，快去把他拿下馬來是正經！」黛玉走過去和寶玉豁，就贏個劈面，笑道：「你畢竟是個銀樣蠟槍頭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碰著你，忍不住就輸了。」黛玉啐了一口道：

「別胡說，限你『煙』字，快做罷！」寶玉也想了一回，念道：「晶簾泛彩暗飄煙」，又道：「這該你們打勝了。」

於是妙玉又和黛玉對韻，妙玉已勝了，卻是「兩面喜相逢」，又豁一拳，倒輸了。黛玉限個『佩』字，妙玉歇了半袋煙工夫，念道：「玲瓏夢挾飛仙佩。」大家正在誇贊，忽見翡翠走來道：「老太太歇中覺起來了，請二姑娘、尤二奶奶和三姨兒都到上屋門牌去。」迎春和尤氏姐妹站起答應了，便向寶玉夫婦道謝，同翡翠一路說笑而去。

寶釵送了他們回來，笑道：「鬢兒太猖獗了，等我來打！」即時對韻三拳，果然贏了黛玉。黛玉笑道：「這是我讓你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也該著你了，等我考考你，限個『錢』字，看你怎麼做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考不倒人。」隨即念道：「宛轉春邊姹女錢。」香菱道：「真虧他怎麼想的！」寶釵道：「出句、對句都好，妙在不用藤花的故事，又確是藤花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別高興，我來打勝了。」剛和寶釵豁了一拳，寶玉又輸了個劈面，黛玉撇嘴道：「你還要逞能呢，我都替你怪臊的。」

寶釵限個「手」字，寶玉道：「這手字倒不好押。」想了一回，念道：「欲倩紫雲唱垂手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也是雜湊的。」寶釵道：「謔得上就算不錯。」隨後香菱打勝，又輸給寶釵。寶釵道：「這個字倒得想想，要收得住才好。」沉吟一回，方限個「翻」字。香菱在石壁下徘徊許久，有時又站住看那藤花，呆呆的出神。妙玉因有晚課，等不及了，先道謝告辭自去。

寶釵笑對香菱道：「人家都散了，你那一句還沒成麼？」香菱只得念道：「濕分裙衩也翩翩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聽你這句，彷彿那年見你鬥草的樣兒，若把『翩翩』二字改做『涓涓』，就更像了。」香菱聽了，不禁羞紅上頰。黛玉又催寶玉將詩譽清，每句下注明某限某句，大家同看了一回，都道：「雖不大好，倒還新穎，只可惜後兩句鬆懈了。」當下晴雯等將筆硯收起，寶釵拉了香菱，同寶黛二人往賈母處。

此時燈已點上，賈母門牌未散，大家在那裡湊趣。直至晚飯後，寶釵陪賈母談話，方得空回明當晚家去。賈母道：「寶丫頭每次來了，總是趕碌的慌，這回多玩兩天再去。」寶玉道：

「老太太放他去罷，蕙兒這一兩天就要回京了。」那晚寶釵在留春院歇下，寶玉又叮囑道：「今科秋闈，司文院同人推我主持文場，我們父子叔姪在闈中尚可見面，姐姐回去告訴蕙兒。

別忘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凡事都能未卜先知，可知道我將來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那還用我說麼？再想做一品夫人，可沒那個命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不想做一品夫人。就是我那墳上馱石碑的大王八跑了，你給我找回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小孩子信口沒遮攔的話，還被你拾去做話把呢。」說罷三個人都笑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仍是五更起來，由麝月送寶釵回去。

恰巧寶釵生魂回至榮府之日，賈蕙正從越裳冊封事竣，到京覆命。只因海程順利，比平常少走了一個來月。頭一天前站家人先到，寶釵尚在太虛幻境，所以未曾知曉。

那天賈蕙使節回京，先同江副使在法華寺住下，候著入朝面聖，覆了朝命，方得回家，此是歷來定例。此時聖駕正駐蹕湖園，賈蘭凌晨入直。剛進宮門，蘇拉們迎著請安，回道：「冊封越裳天使賈大人回來了，在朝房候起呢。」賈蘭大喜，忙先至朝房來尋賈蕙。弟兄相見，略談別後情事，不覺又喜又驚。

原來，此番冊封越裳，看似例文，其中大有波折。當時越裳有個權臣，叫做阮光纂，官兼將相，手握兵權。天使一到，他便遣人示意，要和國王一同受詔。賈蕙因向無此例，正言申斥不許。那權臣暗弄手段，一面將受詔日期展緩，一面派重兵保護天使住的隆恩館，耀兵露甲，逞武示威。副使江船本是書生，嚇得面無人色，隨從人等也力勸賈蕙不可固執。賈蕙將他們呵斥一頓，任那權臣如何恫嚇，始終不為所動。焦義、倪二見情形危迫，只在賈蕙身邊晝夜防護。那阮光纂奸計不行，方定了受詔吉期，由國王拜受如制。到了王宮筵宴那一天，阮光纂將甲士佈滿堂階上下，時有戈兵振動之聲。江副使在坐上躊躇不安，賈蕙卻只正襟危坐，面容更肅。少時，阮光纂親至賈蕙席前執杯勸飲，賈蕙只推量淺，他還要強勸，焦義、倪二同時哼了一聲，手提腰劍，怒目如豹，向那權臣注視。光纂心驚手顫，幾乎金杯墜地，隨即命甲士撤退，酬酢盡歡而散。後來呈進表文，又是國王和權相的雙銜。另具兩份重禮，分送正副天使。那送正使的尤其豐厚，金翠珠寶無色不備，還有五萬兩黃金。副使來探意旨，賈蕙道：「幣重言甘，其心叵測，不可受他愚弄！」立即將重禮並表文一齊駁回，傳諭令照向例另具表章，方許代奏。阮光纂又托文武隨同替他疏通，卻被焦義倪二痛罵了一頓。終究還是國王具名上表，送至賈蕙處，方才收下，所有舊例饋送，也一概豁免。當下越邦士民，家家傳說，人人欽仰。到天使啟行之期，沿路瞻仰之人填街塞巷，都疑是老成卿輔，不料倒是個新進儒臣，大家更為歎異。

此時賈蕙向賈蘭只說個大概，太監已下來叫起，忙同江副使趨蹌上殿，跪安候旨。皇上慰勞了幾句，又問到越邦情事，賈蕙便將前後經歷備細上奏。皇上聽了，大為動容，就降旨道：

「此番派你們出去，是朕從新科人才特加擢用，果然沒有看錯。若用那些衰庸之輩，計較既深，趨避又熟，不定糟到什麼地步了！」又獎勵蕙世德英年，勉為國家梁棟，便吩咐下去歇息。隨後軍機上去，皇上又對著賈蘭著實誇獎賈蕙一番。王夫人、寶釵聽說賈蕙到京，自是歡喜，盼到過午，賈蕙方從海淀回來。

見了賈政王夫人和寶釵，也將越邦的事擇要說了，賈政只說道：

「你這回還辦得不錯。」王夫人、寶釵都吃了一驚。往時只慮到海程危險，那知到越裳後危險更重！既已平安回朝，也只有謝天念佛而已。

眼下考差期近，賈蕙拜了幾天客，便專心寫字、逐日用功。

不料考差未到，皇上因考核詞臣，先下了一道大考的旨意。賈政賈蘭因賈蕙遠道初歸，精神未復，這半年又不免荒廢，都很替他擔心。那天飲命賦題是《畫中游賦》，以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為韻。詩題是《五音司日》，得音字七言八韻。賈蕙素來敏捷，只交申末酉初便已交卷出場。回到家中，賈政要那稿子來看，一賦一詩都不背題旨，也還做得清新藻麗。只賦中「巘」字寫作「顏」字，是上帖體，要算小小毛病。賈蕙功名心重，究竟放心不下。未知揭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